

生與死 ■ 吳偉立 (中文三B)

瀛苑副刊

宋樺霧在昨晚（三月二十七日）七時三十五分騎乘機車經過承德路七段麥當勞前時，遭後方砂石車追撞，当场死亡。

大黃終於哭了起來，我也哭了……。

我為什麼對一個陌生人的死那麼悲傷呢？

我最接近死亡的一次，是前年外婆的去世。一個早上還替我準備早餐的慈祥老太太，下午就因為車禍，而變成躺進冷凍櫃掛上編號的屍體。

那時我並沒有流淚，只是一直在思考人為什麼如此脆弱。看著瑟縮在角落，那個肇事機車騎士臉上的驚恐與害怕，我竟然開始同情他了…

是他造成了外婆的死亡，我應該恨他才對，但我卻沒有。

因為我們都不了解死亡是怎麼一回事，只清楚的知道，每個人都可以用任何方法，輕易造成死亡的事實。

外婆是脆弱的，騎士也是脆弱的，每個人都是脆弱的，所以我們面對死亡都是無能為力的。

到了外婆出殯的那天，我還是哭了，而且是最傷心的。因為實在是忍不住了，我也是一個人啊！

這一次，又一次與死亡產生關係，竟然是充滿陽光氣息的大黃帶來的。

我大可不必為一個素昧平生的人如此悲傷，但還是難過了一整晚。

因為她的人生還沒開始。

如果故事的情節改變一下，說不定大黃和她會墜入情網，感情持續穩定的發展，過了幾年，他們結婚了，生了一個活力十足的胖寶寶。大黃很驕傲又很欣慰的抱來向我炫耀，當我抱起那活蹦亂跳的娃娃時，不經意地撇見了大黃和她那充滿甜蜜與笑意的短暫相視，滿室洋溢著幸福與希望……。